

粵語正音運動¹

麥樂文



(圖片來源：<http://beyondnewsnet.com/20150208/14579/>)

引言

香港的粵語正音之辯，²最早可追溯至七十年代，針對影響力日盛的大眾媒體，當時語言學家開始對其從業員之發音進行「矯正」。八十年代末，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何文匯開始在教育體制推行「粵語正音運動」，提倡以《廣韻》為準的正音，先後出版《粵音平仄入門》（一九八七年）、《粵語正音示例》（一九八九年）、³《粵音教學紀事》（一九九五年）、《粵音正讀字彙》（一九九九年）等論著，並在大眾媒體推行「正音」教育，隨即遭到容若、王亭之、潘國森等語言專家的批評，所引發的論爭延續至今。現時主要的反對立場有三：（一）從音韻學內部反證，指出《廣韻》並不可靠或提出對《廣韻》不同的讀法；（二）指出語言從來是約定俗成的，批評「正音運動」是自舉一套正統而忽視語言的演變；亦有認為正音可與俗音共存。（一）之主張實屬學科內部的討論，只是在「正音」以外另舉正音（因而有「何氏正音」之說），就語言應否從俗的立場，這一派其實與何極之相近。（二）認為語言會自行生成，反對何文匯在約定俗成的讀音外另建一套規範

¹本論文的部分譯文參考彭淮棟之譯本《博藍尼講演集：人之研究、科學信仰與社會、默會致知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社，1985年）。

²本文所說的「正音」，取讀音之廣義，包括「文讀」和「白讀」。

³《粵音平仄入門》和《粵語正音示例》於1990年合輯成合訂本。

硬套於語文教育中。(三)嚴格來說其實認可了「正音運動」，只是不同意獨尊一派而排斥其他學派而已。

筆者本科為雙語學 (bilingual studies)，接受的是現代語言學觀念，相信語言及其規則會隨時間而改變，因而對以古證今、極具傳統主義 (traditionalism) 色彩的「正音運動」一直敬而遠之，但在抗拒的同時，又感其他論調未能切中要害。縱觀各派立場，皆未跳出語言學界多年來有關「約定俗成／習非勝是」之辯。筆者所關懷的問題，在於「約定俗成」和「習非成是」背後同時預設了一套傳統，兩者同樣描述了實踐對傳統的背離，卻是兩種截然相反的知識論立場。語言學習的其中一大難題，就是每每牽涉到傳統與實踐之拉扯，這種張力在中文系／中文學習中特別明顯。⁴對於學習和傳統，可見博藍尼 (Michael Polanyi, 1891-1976) 的著作《科學、信念與社會》 (*Science, Faith, and Society, 1946*)、《個人知識》 (*Personal Knowledge, 1958*) 和《默會維度》 (*The Tacit Dimension, 1966*)

他認為「我們所認知的比我們可描述的更多」，⁵他指出知識有兩類，除了是「默會」的知識 (tacit knowledge)，就是植根於「默會」的知識 (knowledge rooted in tacit)。換言之，人所認知的必然包含默會的、不可言說的部分。以此為基礎，他批判當代批判哲學對傳統的割離，他相信所有知識是互相連結的 (all knowledge is dependent)，因此，他重新體認傳統的價值，指出學習不可避免要相信 (belief) 權威 (authority)。⁶何文匯無疑是語音研究的權威，他建基於宋代《廣韻》的粵音方案亦顯然有重新確立傳統的用意。然而，是否因為作為普通人的我們無法如王亭

⁴大學畢業後，筆者曾在中文系進修並選讀了語言學專題，同學與教授的立場顯然與雙語系有別——前者更傾向於彰顯中文／漢語的傳統。

⁵Polanyi, Michael, 'We can know more than we can tell.' *The Tacit Dimension* (Gloucester, Mass.: Peter Smith, 1983) pp.4.

⁶Mitchell, Mark, *Michael Polanyi: the Art of Knowing*. (Wilmington, Delaware: ISI Books, 2006).pp.63-64.

之、潘國森般提出反證，就得全盤接受？以下將借博藍尼的知識論，梳理粵語正音運動與語言學習之間的問題。

認知的的方法：實踐、權威、傳統

博藍尼重提「權威」或「傳統」（tradition），與他對批判哲學（critical philosophy）的反思有一定關係。對博藍尼來說，現代的批判哲學拒絕傳統、抗拒權威，並以客觀主義（objectivism）作為終極目標。然而，博藍尼認為所有知識是互相依賴的，同時，他指出法國大革命以降為現代哲學帶來的科學理性主義（scientific rationalism），為二十世紀帶來沉痛的教訓。為此，他提出建立新知識論範式的必要——即所謂後批判哲學（post-critical philosophy）。博藍尼主張「重置信念（belief）與理據（reason）之間的平衡」，⁷從理性主義回歸到聖奧古斯丁（St. Augustine）。他引用聖奧古斯丁說：「除非你相信，否則你不會理解（Unless you believe, you shall not understand.）」。⁸較早期的《科學、信念與社會》指出，科學家皆是根據個人判斷去相信任何科學前設，再為前設設計問題再將之解決，一切皆基於科學家的判斷和信念，⁹扭轉了理性主義先探問理據再決定是否相信的範式。這種認知的模型，貫徹到博藍尼的知識論觀念。他在《個人知識》（*Personal Knowledge*）中說：

「從例子學習本身具有遵從**權威**的含意。你願意跟隨你的老師，因為你相信他的行事方式，而你卻無從仔細分析、計算這種方式是否真有實效。通過觀察老師的示範，學徒**無意識**地掌握了技藝背後的規律，包括那些連老師亦**不自覺**的細節。要吸收這些**隱含**

⁷Mitchell, Mark, *Michael Polanyi: the Art of Knowing*. (Wilmington, Delaware: ISI Books, 2006).pp.62.

⁸Polanyi, Michael, *The Tacit Dimension* (Gloucester, Mass.: Peter Smith, 1983).pp.61.

⁹Polanyi, Michael, *Science, Faith, and Society* (London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46).pp.36.

的小節，學徒唯有**完全委身、不帶批判地仿效**老師。（M. Polanyi, 1962, p.53）」

筆者將這裏的權威理解為不可避免的向心力，讓學徒在不理解原理的情況下甘願放下主觀意識，觀察前行者的示範以完成學習。

博藍尼以工藝作比喻：「一項工藝無法透過以細節表述或言傳，因為根本沒有訓示存在。它只能從老師的示範去學習，經驗的承傳只能靠人與人之間的接觸，因此，我們發現工匠的工藝只能在本土**傳統**中存活。」¹⁰當然，「隱含小節」（hidden rules）之掌握，除了透過權威，更重要是「仿效」，而「仿效」本身是一種「實踐」。米歇爾（Mark Mitchell）以學習語言為例，闡述規律與實踐的序列：「以小孩為例，他必然**信任**身邊的說話者，並在他能掌握語言之前嘗試潛入話語的細節。他肯定不是從文法或語法學習語言，因為文法或語法**同樣需要以語言來描述**。」¹¹必先信任身邊的人並非胡言亂語（gibberish），再透過觀察學習，掌握不可言傳的細節。這個學習模型，扭轉了科學理性主義從既定規律認識世界的方式。在這情況下，小孩身邊的說話者就是權威，他是在特定的情境下通過觀察及聆聽掌握語言。小孩學語言的個案，闡述了博藍尼「未知先信、信而後能知」的傳統主義知識論。¹²

「粵語正音」與傳統

¹⁰Polanyi, Michael, *Personal Knowledge* (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62).pp.53.

¹¹Mitchell, Mark, *Michael Polanyi - the Art of Knowing*. (Wilmington, Delaware: ISI Books, 2006).pp.65.

¹²Polanyi, Michael, “To believe before we know, and in order that we may know”, *The Tacit Dimension* (Gloucester, Mass.: Peter Smith, 1983). pp.62.

何文匯的「粵語正音運動」顯然是一項批判性的教育計劃。在《粵音平仄入門·粵語正音示例》（一九九零年）的序言中，說明了他所針對的問題：

「香港過去的語文教學犯了很大的錯誤，主要是不從基礎做起，沒法使學生培養分辨是非和解決問題的能力。……香港以往的中國語文教學同樣失敗。很多學生都沒法得到中文的**基本知識**，以至**傳統字典**也不會使用。結果是常常**寫錯字**和**讀錯音**。¹³」

他提出的解決辦法就是編一本「用淺易語言」寫的書，向大眾介紹「粵語標準音」：

「我希望這本書可以令到以粵語為母語的讀者能清楚分辨平仄，懂得反切；在遇到不認識的字時，知道怎樣尋找**正確讀音**，無須問道於盲，以訛傳訛，誤己誤人。¹⁴」

何文匯認為目前的語文教育出現問題，致使港人讀音錯誤，他提出的解決之道就是上溯傳統，從音韻學經典中確立「正音」。在《粵讀》中，何文匯說：「因為書中（《粵讀》）每一篇文章都引用《廣韻》和同一系統的韻書的切語作為粵讀的依據，而看過《廣韻》的人畢竟比較少，所以我在這裏說一下《廣韻》在音韻史上的地位。」¹⁵接着，何就從隋文帝編撰《切韻》開始，重述《廣韻》在中國音韻發展的位置。正如米歇爾所述，語言的規則包括語法、詞彙、語音，同樣需要語言來描述，因此語言學習更加依賴「權威」和「傳統」。雖然何文匯以「淺顯語言」寫書

¹³何文匯：〈敘〉，《粵音平仄入門·粵語正音示例》（香港：博益出版，1990年9月）。

¹⁴同上。

¹⁵何文匯：〈敘〉，《粵讀》（香港：明窗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頁III

概述審音方法，並以權威的姿態從《廣韻》等韻書嘗試回溯傳統，但須指出，他對傳統的追溯與博藍尼站在知識論立場召喚傳統有很大差距。

博藍尼重新提引「傳統」，並非要與社會進步（social progress）對抗。他論述中的「傳統」並非恆定不變，而是有變數的：「傳統從過去向我們傳聲，但它已經變成由我們自行詮釋的過去，並與我們共同面對眼前的問題。」¹⁶「傳統」植根於特定社群（community），而人在接受「傳統」的過程中將「傳統」本身改變了，同時參與了未來的發展。¹⁷何文匯所追認的傳統只為純學術上的建構，並非植根於社會的傳統。博藍尼所論的「傳統」是特定社會所共認的（mutual recognition），而何文匯剛剛相反，他指責社會「習非勝是」，經常錯讀中文字詞，才提出援引傳統的必要。他說：

「我在這本書（《粵音平仄入門·粵語正音示例》）裏對讀音的要求一律從嚴。但在現實生活裏，有很多不正確的讀音和聲調，積重難返，卻不一定可以改正……我的立場是：可改則改。不然，一切語文規則，豈不是名存實亡？而粵音豈不是越來越混亂？」¹⁸

何文匯的反問揭示了背後的立場：社會慣習以外存在一套正確的語音規律，而這套規律正面臨「現實生活」的威脅。所謂威脅，即「粵音」變得「越來越混亂」，換言之何文匯理想中的語音系統是穩固的。何文匯的筆戰對手王亭之則持相反意見：

¹⁶Polanyi, Michael, *Personal Knowledge* (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62).pp.160.

¹⁷Mitchell, Mark, *Michael Polanyi: the Art of Knowing*. (Wilmington, Delaware: ISI Books, 2006).pp.68.

¹⁸何文匯：〈敘〉，《粵音平仄入門·粵語正音示例》（香港：博益出版，1990年9月）。

「現代的廣府話，於民初經音韻學家數次調查。何以要調查？因為不調查便不知道廣東人所用的語音，正因為他們承認這些語音，所以他們才要調查、認識。……任何語音都必然由約定俗成而成立，這是無可改變的天籟。天籟者，因時而變，因地而變，出於自然，並無權威可以用自己的造作來規範，更從來沒有一個音韻學家，要現代人否定自己的語音，跟隨一千年前的音韻。¹⁹」

引文中的兩大論點涉及「傳統」和「權威」，首先王亭之指出「正確」的語音在民間，不在《廣韻》之中，因為「任何語音都必然由約定俗成而成立」的，而語音的形成在當下，不應上溯古韻作今音。此外，他拒絕任何人自稱權威再為語音定下規範，因為這有違語音「自然」生成的原則。

何文匯將傳統與現實生活割離，將傳統客體化成穩固的模型，與博藍尼所論的「傳統」完全不同。博藍尼認為「傳統」深深內嵌於日常實踐的無意識裏，「傳統」固然從過去積累與沉澱，但如前文所說，「傳統」被召喚到當下解決目前的問題，並在默認的狀態下由後代繼承（tacitly passed onto the next generation）。²⁰何文匯拒絕當下的「傳統」，正如王亭之在另一篇文章所說，「他們（何文匯等）是先否定現存的語音，然後才在韻書中找一個音來代替。由此生活語言即受損害，弄到語音混亂」。²¹王亭之批評何文匯否定當下的習慣，卻將「一千年前的音韻」強加於今人，將造成「語音混亂」。不過，王亭之的擔心顯然是過慮了，正如前文所述，認

¹⁹王亭之：〈王亭之三鞠躬何文匯〉，2011年05月16日
http://www.cantonseculture.com/page_TalkVirusPronu/page20110524.aspx

²⁰Mitchell, Mark, “Tradition ‘lies deeply embedded in the unconscious foundations of practice’ ”, *Michael Polanyi: the Art of Knowing*. (Wilmington, Delaware: ISI Books, 2006).pp.69.

²¹王亭之：〈抗議違反正音原則〉，《廣府話救亡》（香港：粵語文化傳播協會，2007），頁35。

知必然植根於「傳統」的，這個「傳統」是特定社會所共認的，因此在缺乏社會共識下何文匯的教育計劃根本難以實行。

小結

本文無意進入音韻學論辯，只希望討論「粵語正音運動」的知識論問題。正如引言所述，要化解「約定俗成／習非勝事」這場無解之辯，將傳統重新定位也許是可行的做法。「粵音正音」及其論辯的戰火體現為音韻學及（中國）語文觀念的較量，兩個範疇皆以承繼傳統為志業。因此，筆者一再強調「粵語正音運動」是一項教育計劃，意圖將討論拉回學習、致知的過程。「粵語正音運動」雖然嘗試從音韻學經典上溯傳統，卻無法扣連內嵌於當下社會的「傳統」，借助博藍尼關於「認知」與「傳統」的討論，本文相信運動難以達致矯正發音的目的。

參考文獻：

1. Mitchell, Mark (2006) *Michael Polanyi: The Art of Knowing*. Wilmington, Delaware: ISI Books.
2. Polanyi, Michael (1946) *Science, Faith, and Society*. London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3. Polanyi, Michael (1962) *Personal Knowledge: Towards a Post-critical Philosophy*.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. (Corrected.)
4. Polanyi, Michael (1964) *Science, Faith, and Society*.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.
5. Polanyi, Michael (1966) *The Tacit Dimension*. Gloucester, Mass: Peter Smith.

6. 王亭之：〈抗議違反正音原則〉，《廣府話救亡》，香港：粵語文化傳播協會，2007。
7. 何文匯：《粵音平仄入門·粵語正音示例》，香港：博益出版，1990年9月。
8. 何文匯：《粵讀》，香港：明窗出版社，2008年。
9. 彭淮棟譯：《博藍尼講演集：人之研究、科學信仰與社會、默會致知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民國74（1985）。